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5  
8





文庫 11  
D 85  
8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5386

48-12135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九

元 袁 桷 撰

記

馬元帥防倭記

自昔待蠻夷之國必傳詔令以諭說之稍失撫馭則狙詐百出甚者嗜錙銖之甘傾接如素所交往失上國體鯨侮訕笑於茲有年矣今天子考獻令於疆域中書省奏曰蠻夷之不庭實守禦長吏餌利忘公弊不可日長維定海實慶元屬縣附海司鎮過遵考舊蹟茲其為泊艤之所舶有定制輸其物以上于官勿入郡城勿止貿易則得以永遠虛聲生疑駱驛傳騎亾益也是宜選帥臣清白有譽望者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九

宜稼堂叢書





制置其事上可其奏泰定二年冬十月倭人以舟至海口於是行省僉曰非馬公孰得當是選公乘驛至縣卽宣諭上意始疑駭不可承命反復申諭訖如教於是整官軍合四部以一號召列邏船以示備禦戢科調減騶從除征商之姦嚴巡警之實慮民之投憲爲文以諭收其帆櫓器械而船法卒不敢移減自便事旣畢賈區市虛陳列分錯咿嚶爭奇踏歌轉舞川后山君德色效靈而公之淵思曲畫若防之制水不可得以殫述自始訖終凡一百三十有七日古之禦邊莫踰於諸葛武侯韋臯善繼史有述焉今公創始於前願後之賢帥規隨以成非惟鄉里之奠安則國家懷來將自茲始王會之篇桷願有繼焉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

國朝定煮海之賦倍於前代邦用是資其選官委任爲不輕兩浙設總司於杭東西屬郡率置分司以董督四明號爲東浙繁夥饑饉薦罹逋負益廣急之則疲繭愁歎黧色骨立見於耄稚故受其任者爲最難桷官翰林時預議中書堂嘗白丞相乞減歲額丞相領其議于時大臣咸然其說卒以戶部籍不能易是後憂國者迄減其直繼今善謀邦計之士亦將有以待也泰定元年冬分司燬三年張侯伯威莅是邦以官楮若干委于郡郡守郭侯曰茲役不可緩必擇善於營繕者是屬曰阮君申之縣庠之興尹能紹之曰尉周君一夔尉廨久湮尉能起之茲其以是屬僉謀



曰取於山里胥是刪鬻於市大賈以喜將視其材市於民  
堅完縝密是則不負於郭侯之教矣六月闡工九月告成  
聽事崇嚴夾舍拱揖門臺有敘百堵具列斧斤鼙鼓不徹  
于垣周君則曰尉雖不才固固之設非我職矧轉運府設  
是則益以病盍去諸復以楮之餘者歸于司官常患不得  
其人急奉於公怨讟滋興况復因之以竊其利周君則不  
然人皆曰作之登登周君是承去其榜笞民完以熙若是  
則任其職者絕叫囂息追逮其賦寧有不登于天府昔之  
使者遺愛揭於堅珉矣後之來者登斯堂也藹然仁政將  
屢書不絕桷老矣尙當見之泰定四年二月庚寅具官袁  
桷記

鄞縣小溪巡檢司記

城南門折行四十五里曰小溪鎮宋元豐置焉唐曰光溪  
鎮以監酒稅煙火得名治平元年罷酒稅以便民獨掌煙  
火凡言煙火職民訟水火盜賊其地三境交接大江貫其  
中羣溪畢會水清冷如明鏡巖巒擁秀千篙競發碧瓦朱  
甍翬聳鱗比望之如神仙居宋紹興中北客多樂居之魏  
文節公結圃墅與客大梁張武子爲詩友其它如安儀同  
孫王尙書相繼卜築而爲是鎮者于于養恬承接履舄爭  
鬪絕庭下桷幼歲舟至溪上猶能記髣髴也皇朝一海寓  
立巡檢司于是地而舊鎮久廢故家亦湮沒毀散仕者率  
苟循歲月處隘踵陋不復以崇巖爲事泰定元年白君察



罕不花莅是職與父老言曰司微之所不在荒寂則在曠  
惡吾獨愛是溪有先賢之遺俗薪者販者前歌後休絕枹  
鼓之警罷干楸之邏吾心固勤焉亦是土循謹之素願廣  
聽事以表茲溪咸曰然於是木踵以至甓效以來三年夏  
闡工九月告成遠迎龍湫近接虹梁舉解以落而懷牒巧  
訟者各屏息以避有合夫道德齊禮之義迺相與歌曰  
作之烝烝罔聞其聲養其高明心清以寧不卑其官惟後  
來是承

吳江重建長橋記

震澤東受羣川汪洋巨浸至吳江尤廣衍地爲南北衝干  
帆競發駛風怒濤春擊噴薄一失便利莫能制唐刺史王

仲舒築石堤以順牽挽宋慶歷八年邑宰李問始造長橋  
繇是各捨舟以途來往若織水齧木腐歲一治葺益爲民  
病泰定元年冬州判官張君顯祖始莅事曰茲實首政稽  
工程財莫知攸出當謀於民民有調役維浮屠善計度長  
衢廣殿瞬息以具吾語諸其有獲廣濟僧崇敬寔來敬言  
伐木爲梁弗克支遠易以石其迄有濟參知政事馬思忽  
公以督運至吳迺采其議周詢以籌首捐貲以勸敬復曰  
作事謀始不可不慎有善士姚嘉禾人能任大工役  
必屈以委繪圖相攸經畫畢具成服姚議於是參政諉郡  
守郭侯鵬翼役未興丞相荅刺罕公朝京師迴道繇吳江  
郡白橋議丞相曰吾必首倡卽捐萬緡而府縣士民相胥



以勸平章高公貫公繇湖廣江西來自江浙力囑張君俾  
終是工杜侯貞來守是土亦曰張之言然閏正月建橋明  
年二月橋成長一千三百尺有奇捷以巨石下達層淵積  
石既高環若半月爲梁六十有一釃其剽悍廣中三梁爲  
丈三百以通巨舟層欄狻猊危柱聳屬瑩以文甓過者如  
席舊有亭名垂虹周遭嵯峨因名以增榮觀焉是役也敬  
師鳩徒輸財實三之二贏財十萬復以爲寶帶橋助姚總  
其綱張君首議出於仁政事有昭合而是州興役見知於  
丞相誠出大幸厥今運舟相聯驛使旁午咸曰丞相謀國  
經遠張君美績繇是得書將永遠無極繫之以詩曰  
茫茫禹甸昔鄰於魚維四載功茲爲具區有失其防羣螫

嗚嗚曰維李侯構茲虹梁經始孔艱任負揚揚歲老水泐  
臨履若驚張君位官飭我初政曰茲橋匪脩涉者益病召  
彼耆老貨布莫競相國之來六轡徐徐詢事審宜以究以  
圖割其緡錢俾民樂輸橋旣成矣虹飛于江千柱承宇羣  
流迴砥儼兮層城爛其軒窗張君籌思相國成之彼清淨  
士式克承之千歲永賴我庸以銘之

陸氏捨田記

吳越舊俗敬事鬼神後千餘年爭崇尚浮屠老子學棟藁  
徧郡縣宋帝南渡公卿大臣多出兩浙而制令入政府得  
建宮院崇祖禰驅石輦木空巖闐寂之地高下晃曜財日  
益耗而弊莫可救矣故稍自給足者亦承風效施跬步瞬



涇陽集卷十九  
五  
2971  
日日不勝其繁吁可禁哉宋社亾故家日降辱過昔所崇  
建揮手若不相識甚者翦夷其墓田豚蹄之祭不通於君  
蒿而卒未有能懲戒夫厲階於初其習聞者不變故雖善  
說巧譬終莫能以改也夫錫山陸元俊以其母夫人楊氏  
捨田之狀且告曰陸故吳望族大父凱恬靜絕企鶩觀老  
子書若有得所與交多聞人是生先府君愈孝謹自治讀  
司馬公書不釋手人勸之仕則曰吾承事於家者未至安  
能弊內以益外哉未幾大父母相繼卒吾府君拮据治窻  
窻不幸以毀卒又不幸弟鐵孫卒於是吾母曰爲物爲變  
魂之屈而不能伸者也氣化則魂升求於家祭祀禮者盡  
之矣求於窈冥則莫若清淨焉是依汝父若弟其往也無

悔而吾惓惓者情有盡而哀終身不可以有盡也今將割  
田若干歸于城北之洞虛觀以廣其時思吾知守禮者矜  
其情而曲許之焉事不永久則吾之志墮當求能文詞者  
爲之傳其文傳田不復可易矣田不可易則汝父弟與吾  
志俱不朽矣其言若是俾余信其言者吾友陽穀李君希  
哲也希哲於陸母爲姻聯善屬文遜於予者求徵以示公  
也做其子孫而余前言惓惓復將以做夫觀中之徒知以  
輿言爲可畏也袁楠記

野月觀記

養生說有二焉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勞苦力耕作故凡  
居處服食非其所自爲不敢享蓬垢疏糲絕憂患慕羨人



所不堪者能安之調伏攝持將以復其性死生壽夭泊然無繫念駸駸乎竺乾氏之學矣東南師魏伯陽其傳以不死爲宗本於黃帝韜精鍊形御六氣以游夫萬物之表其壽命益長者謂之仙而所傳確有派繫先儒淡有取焉夫人之所受爲命其天闕戕賊必不能盡其年過於厚者非自裕也盡性知天踐形以全其正斯二者俱得之矣天台多羽人居遺跡勝所相望不絕宋世有大梁趙公宗卿某佐縣黃巖樂而家焉踰二百年子孫益繁衍詩書孝友簪笏不絕於家乘四世孫與慶虛中父遜世樂道從北方之學者而慕之志彊氣堅脅不至席今踰十年矣遂築室委羽山之西北八牖四房兩翼三楹靚淡以明予以坐忘不

知寒暑之代謝順其天年以入於自然者也而名之曰野月焉月猶身也則而象之者得無似乎吾按其圖東西仙源南企大有北顧商丘誠仙人棲息之所境清則神湛嘗聞張平叔產是州王子晉居桐柏山二人皆以不死傳信盡性可以至命虛中得至靜之說願取平叔書讀之將見王子而肅之矣道無異同不偏於一者則盡善稱也行南歸願踵門請其說尙當賦之至治元年九月四明袁桷記

冲庵記

御史臺都事開封賈君華甫以冲名其居謂袁桷曰爲我敷繹而記之余於易先後天之說精思以求而嘗得其說焉冲漠無迹易之初也二儀定位其氣果有分哉是氣也



陰陽得之則爲日月星辰爲河漢爲山嶽凝而瑞於世爲  
甘露爲慶雲形而在下四靈連理之應係焉其於人也受  
中以生則與天地之未判同也曰生矣氣亦果有分哉曰  
寂然者初之未始離者也感以應不動乎內者也心君清  
寧行乎六氣而不沴處乎寒暑而無背則中和者內外之  
樞紐也昔之聖人言夫上者爲道下者爲器變通事業允  
屬夫人若是則全其大和以養吾生休休焉復奚遜焉存  
誠以立乾之本也持敬以直坤之本也聖人惓惓致辭焉  
陰陽之用備矣氣生於無形成於有形聚散反復晝夜不  
置勗哉勉夫將不能以病矣華甫官京師踰二十年踐歷  
清劇其於事物也充然若迎刃與人交謙以善防臧否之

色絕顏面而損益高下各有攸當是其養之有素外不能  
動者矣其名曰沖不幾似夫華甫竦然曰唯遂爲之記

順堂記

大德八年余與天台陳君剛中爲翰林屬剛中素簡曠不  
耐酬接獨其族子萬里裨益俛仰客至能使盡歡禮洽而  
氣和真翩翩良子弟也家居于台之三台山之下凡十有  
一世宋世第科目聲鬢序代有其人焉古之言令族必曰  
荀陳曰王謝非貴華腴也薰德以爲善積小以爲高絕於  
聲音笑貌篤躬以行者斯近矣萬里三游京師未嘗不與  
之言齊家脩身察其所養益充厚調官以歸謂余曰遴築  
堂以奉吾母兄弟三人而仲弟居于外今將挽之以歸抑



反身而思之我不能和協以至於是邪則又曰遴其母以妻孥之私若是邪昔之歌常棣之詩情義之曲盡焉者也而夫子蔽之曰順願則順焉其殆庶幾矣桷曰天地以順動不順爲逆焉孛于辰爲震爲孽春秋紀之順天地之經義者孝之本矣陳仲子喻於槁壤世人行事不若仲子則升斯堂油然以興不遠而復何憂焉化由身始蓋何病焉爲之歌曰

彼山嶺岷孰啟源兮世十有一嗣宗蕃兮木之詵詵本可分兮謂本可分兮枝曷以存季也孔艱憂心薰兮伯也鬱陶求于原兮歸來歸來兮我母永歡兮

積慶堂記

往歲朝廷廣錫類之澤於中外繇是執政大臣得追榮其三世今集賢大學士平章大慈公時爲翰林承旨捧制書告于厥曾暨祖考惕然以思曰嗣子守先緒敬篤弗敢替陟降帝廷嘉惠日接靡有間茲惟前人寵綏功我康懿公潛光葆真植德在拱把至安惠公封樹益虔美蔭磅礴蓄久而未振逮先考文敏公則亦旁達秀發聞譽光灼矣然祿弗稱其報今膺是穹顯居室完好弗先烈是思曷稱永久遂扁其堂曰積慶有取於坤之文言如臨如存知所以近天子之光者實有攸自桷也獲殿次集賢得升公之堂而俾有言焉古之能孝者食息跬步不忌其本而詩人之推原則亦曰孝孫有慶是皆其先祖之祖賚夫源深則流



長恃而不沒將壅焉以竭譬之善賈貨殖之積所從來久矣因其饒而日取之用殆有盡今平章公朝夕承顧問委心微言觸類以感悟廣聞以通導善經達權以天下休戚爲己任所陳於上者外雖不能知觀命名之意若堂焉以構播焉以穫實崇乃先公之德以垂裕於萬子孫毋怠則凡登斯堂者亦將倣以尊祖河潤九里夫豈徒言乎哉

樂全齋記

真定李君允希微甫故儒家幼慕冲曠閱其游記曰登恆山聆天雞觀出日焉遵太行上王屋山嵩華少室視昔時好奇之士遺蹟鑿刻悲愉怪愕歷歷在目而徼福頌語何侈愚也南踰江淮地險不足恃矣震澤禹功能知尊之錢

塘故王都囂滹靡習未有改遂窺禹穴望蓬萊久之歷天台赤城知孫興公司馬承禎肥遯益有旨武夷九曲其仙者誠然與道統之傳有自矣過九江審瀦匯之本匡山之截乎長江者非偶然也衡山爲南嶽瀟山望祭抑淡疑之氣舒而神完則曰吾於鍾山其止乎遂日廣松竹桃杏鼎壺几硯之屬予以娛其客且益以自佚鍾山故衣冠之所僑寓也繇晉以南名士居焉今將居是丘以樂之爲何如益展其地曰山房堂曰靜脩齋曰樂全軒曰松風而命其樂全者俾余記余嘗悲好游之士名足以成矣文足以傳矣而不能全其身蓋其沈恣參養恃才以肆危機駭浪蹈之而莫知遇事瓦解其悔恨悼惜若無所容其生非若夫



子之宋之陳之衛之不遇蓋德以輔名道以喻志舍是則非以自豫也希微生盛明之世居于中州以仕焉若水達于川孰能禦遏今而曰卜居于南土豈託而逃者與余居京師見持政柄者皆善思索位置遇大利害輒執咎不能解而南士以疏遠得免希微之居南夫豈遂其靜退與抑亦耳目之所接有感而然與遂爲之辭曰

容鍾山霸基承兮英光盪摩隱德貞兮泉纏纏兮玉鈴松搖搖兮翠旌維絜士之定居兮山神愴兮以受令合正命兮萬化成神無方兮養千齡

竹鳳石屏記

繇開平西南行七百里稍折西北其地有泉如懸簾五色

貫射在昔世祖皇帝名之曰三不刺以其國語志之也地曠衍均成沙居民鮮少地所宜惟瓜悉發南戍卒墾樹之瓜絕甘美按燉煌多種瓜沙土疏利根蔓善達分水無沮洳昔常以江漢人廣其田號會稽其事政相似至治元年今天子巡北邊望祭陵寢昭文館學士史公以屬車從旂旂交章鼓柝傳警頓次之暇則詢其遺俗千里一色林光野燒絕不接目睫怪石犬牙層獻迭見遂得一屏若水玉澄澈雲根屹成巖嶠雕鏤其上有叢竹森列旁出一木綠葉密成前隱采鳳迴味導前以飛五采紛敷不假於琢削而生意屈曲造物有以畀之者因名之曰竹梧來鳳爲圖以紀之余嘗聞地之宜於五穀者男女必繁夥充斥盡力



以食其土若夫絕漠廣域其寶玉光怪不可名狀而其人  
類寡鮮得非天地之氣其凝結者爲星辰爲河嶽其聖其  
賢者爲君師以長牧之至於不能以自見者則萃其精明  
剛絜之質以伏于荒野一得所遭而其緹襲繅薦又甚於  
他好豈不幸哉方今天子寶賢飭躬以孚佑于下民茲石  
之瑞和氣之感與抑亦開太平之應以告成于天與史公  
往在至元間從大帝出征嘗得二石中空如埴出虛成奏  
其一具北斗形余嘗聞史公好養生說玉石吾寶視於內  
者何如也至治三年三月袁桷記

日生堂記

天台道士項君子虛通岐黃書其治病不擇富貧輒徒步

以往處藥候脈有源委蓋所居鄉有老醫能理傷寒受其  
說傷寒首經絡未有不通是而能爲醫者治所居室名之  
以曰生且求記於余噫今之醫未嘗不以生爲心也技薄  
而學淺貿貿然以游人之門恣意剖決遂使夫人之壽夭  
不得以盡其正命十蓋有五六者焉薄人之危剛燥疏補  
重其疾以利厚貲則凡所謂生者不存於其心矣天地之  
於品物寒暑代謝日用而不能以知爲之君師以正其綱  
常爲之醫以療其疾病是醫之道其贊化育者厥功茂著  
仁爲人心操存動止於醫殆得其全矣余嘗聞道家者言  
陶宏景增本草飛走蟲魚類例有殺生心此蓋誘俗鄙俚  
之論犧牲養人千萬世不能以易藝不如古人挾一囊以



清容集卷十九  
自行巢氏之說畢具於所挾矯誣滋甚矧有若予前所言者其爲醫之禍最速矣子虛氣正而色剛立志不苟視財帛如糞土耐習勞苦師全真之說養心若保赤子其未通者必有以日廣活人愈多仰俯不忤斯其爲德也大矣庸俟以紀至治三年九月袁桷記

信州貴溪縣楊林橋記

貴溪環山爲縣大溪貫其中支流爲楊林秋夏水至奔潰莫能禦歲病涉焉當淳熙年有僧允懷任其事懷陸出也象山文安公勉之曰徒杠輿梁觀政之本是則昔時盛平轉輸供調之勞守令有所不暇及矣考於成周除成梁道於先王之財賄不用役民之法其無迺因其隙而用之故

不煩於官者良有以也二千年來著律令者長吏率遵守文具飾傳舍除驛道爲急使者所弗至不復計省民所必趨而顛受其害於是乎有倡義者焉懼其嗇於財也則復有利益之說焉噫民之所利上所當興顧其力有不能事與勢實有違者夫豈惟今也哉龍虎山爲老子祖宮其民食其業以游於襄陝廣蜀歲幾萬人而江淮復不與道繇楊林咸惴惴焉求於上則有未及謀於私則曰亦盍思以爲永久於是山之道士曰傅某章某首出資以倡之主茲山者董某曰事宜是鄉之耆老某亦曰吾等詎坐視遂伐木聚石聳爲飛梁危湍駛流帖俯於履轍之下訖成於至治元年十有一月明年董君襲常來京師命余以記余讀



老子之書曰修之鄉德迺長又曰儉故能廣刻志繕行則其自貶損者夫豈厚生以自養民困於徭役牧之者不能以告于上因令所著而強之將轉散而他往清淨之學不有衛翊其何以爲教三君子之志淡且遠永詔後之來楊林之橋其何有廢焉

負其業小領水亭記

薛君元卿自京師歸上清二年矣習靜修德日治其文詞刊落雕飾以求進于道暇日游小領領分爲兩側足以上過者岌巖然龍虎山爲治所其教行南北故凡驛騎之旁午商賈之輻湊皆本於龍虎而道必繇於小領元卿坐其旁見行者之至是皆假以憩息良憫其勞貴賤固一等也

遂築館于領之西曰崇賢作亭于領之東曰振衣命道人日具茗水承接以休其心昔之善喻者曰夸父逐日而不返今世汲汲然道途者皆夸父也故其捫厯河漢而不懼困阨蠻瘴而不懼方其去鄉里辭妻子漠然無惘惘之色其羈窮逆旅饘粥藥餌之不給而猶曰我有命焉奚以憂至於久勞而思逸若登茲領然者未嘗不心一而念同當是時使幡然有得吾知其絕跡於是途必矣元卿曰領之東古象山陸文安公講道之地其西爲臺山突兀秀峙南爲雲林塵湖聖井琵琶諸峯厯厯可數北則潛山之井邑稠密高下雞犬桑柘望之如神仙居吾知夫仕焉而已登茲領也必曰吾不復爲人間事矣其善蓄而給足者則曰



吾行其少息矣王公貴臣捧香而來于山亦知老子不辱  
莫先于善退往來鮮少將見夫青牛白鹿之士倚古松而  
聽流水登斯亭也願爲之執鞭以俟焉斯可矣遂掇其語  
而爲之文泰定元年正月壬寅清容居士袁桷記

友恭堂記

余幼居鄉合郡里巷考門閥之高者十居其六七焉先公  
撫余首而言曰自圭組之日盛而兄弟之虧有不可勝言  
者今可稱道惟史忠獻王與汝曾外祖忠宣公白首若一  
次則曰余忠惠其季尚書貧無副衣出入互易貴且死也  
約同葬尚書之子寺丞不替是道以京秩讓其弟所後子  
二百年來登顯仕亾慮數十姓中外宦簿俱徧歷獨號能

盡兄弟道爲難蓋其貴盛之極勢軋於相等稍避嫌以退  
則若無所容其身以爲吾才不能以見用者兄弟使然也  
不再傳而其祖父之所蓄棟積稠聚各私利其美好黨署  
賓客強凌很勝歲時敘昭穆占對簡略觴豆不設強成禮  
卽退言至是良可哀也又曰吾之事賓州汝雖嫡長讓其  
爵於兄子凡世所慕好吾不以問怡色拱立若幼子弟  
積誠以感遂悔焉而益以親汝以孤子承吾宗何憂焉若  
有子孫眾多能率我以行則知吾門殆未艾也受其言于  
今四十年余官集賢日近醫藥命次子瑾來侍久之復還  
翰林屢謁告以請不得命長子璿撤舊室之蠹腐構新堂  
以俟歸書屢至將以盡侍養之道余曰父子異宮兄弟同



處古之制也幸有尚書公之堂在可以逸老則斯堂若兄弟居之誠宜遂名曰友恭實取夫先公之遺訓焉夫爲公侯之後得爲幸矣恣其私心以混夫天倫氓隸之所不忍因詩書而成衣冠不幸不勝衣冠而卒混其詩書則昔之高門今不能一二者其病首在是越公之書在山中而余再世之積實倍焉二子能讀而守之又將見吾諸孫之有成而翁授首之泰定元年 月 日清容居士記

種德堂記

蔡侯茂先以其先郡侯之狀求銘撫其行事古君子也少間謁余爲種德堂記其名實侯崇祖之本意昭揭于戶冊者集賢大學士郭公安道之所篆而歌詠其事以光顯悉

余同院之故人也若是則余何敢辭郡侯之樹德蓋不止於誌銘之所紀而因事以詠則宜有取於行實昔人有言陰德猶耳鳴想其平居篤厚廣施於鄉惻然以求其急難御於家也敏其力者賞之不足者周之懼飭躬之未能蚤夜以思則曰所求合乎古未能也蘄正乎有道之士則曰吾所爲能盡善邪燭計利害得無慊邪施於族者洽於肌髓與訓於家者蹈履足以日化與朝培而夕脩望歲焉不求報豐養之以年祝之於子期之於孫磅礴浸漬斯其爲種德之本旨也茂先今爲良二千石其季爲太守鸞翥鶴峙羽儀清朝盡忠補過以光其祖父吾知其曾雲少者謹于里門長者服于王庭恂恂孝慎日補其未備考其興隆



與德良未艾也書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又曰汝克昭乃顯祖願相與勉桷也亦從是得以有益焉泰定元年冬十月甲子四明袁桷記

春暉堂記

翰林院都事韓君友謙居京師有年矣往歲築堂以奉其母夫人未幾下世今復名其堂曰春暉示不忘初也命余記其事焉孟子生於戰國距舜之時幾二千餘載矣而其言終身之慕者則必曰惟舜一人焉耳矣昔之聖人懼其不能皆然也爲之令以教之爲之表以勸之而作史者復取其卓異者以彰明之教益詳而行益微吁可歎也矣孝根於心人之所同繇古而論宜不若是薄然而缺焉所從

來久立其名者良有以也杯圈手澤存而不察非孝之實吾知夫韓君之升斯堂也雞鳴則思其進盥之儀饋食以列則思其嗜好之若初將惕然而奉之日入而息陳其枕簟闔乎其有聞也故其居於家也望之而在前思之而若著其處於鄉也身無虧焉言無擇焉鄉之老者曰韓氏之澤有在矣其先人之教未忘也立於班朝無有父母兢兢若臨于其側而人始曰若是者其殆幾於永慕矣吾聞友謙佐治大尹執禮自持不爲苛刻矯亢人安其業而化俗敦教飢渴之於飲食義方之訓有自來矣昔孟氏之子於其羈愁困窮之際始矢於言情之感也友謙仕不離鄉遭世隆平卒取其言感之正也桷也官于朝七稔矣升春暉



之堂得無愧乎

賀蘭堂記

靈武李公居錢塘三十年築其第之堂而名曰賀蘭志不  
忘本也會稱自京師還迺命誌之稱嘗細書于太史按賀  
蘭山在靈武保靜縣西草木青白望之如駁馬然者土音  
語駁爲賀蘭而昔之居是山者復因以爲姓在唐天寶時  
靈武號要衝後卒能以一旅之眾興復舊業至李王有其  
地天下易代凡九姓獨靈武以十餘州相傳者三百餘年  
其民沈鷲尙勇土壤沃曠氈酪駝馬給足無凶歎國狹而  
慮密各以金革相保衛患難垂乏絕不少變精急專一迄  
能奉其君長蓋傳愈久則俗愈定太祖皇帝經略西土爲

武功首靈夏舊地始臣服委質然猶強節好義策殊勳受  
上賞者史不絕書李公之仕於江南也常兢兢然惠綏不  
忍侮其鰥寡而其於浙東也事若有素今所領七郡四爲  
其守矣風俗媿惡皆示諸掌而惓惓思於賀蘭者亦將有  
以振夫萎蕪之習使吳越之士如吾賀蘭者斯可矣古者  
氏族之別必錫于其土雖遠處他邑其不紊殺者因是以  
有考賀蘭之山承平日滋昔時之草木意其豐茸嘉美當  
盛于公去鄉里之日而斯堂之封植五采交錯密然成文  
者心猶以爲賀蘭也食必祭先耕則祭嗇斯須不敢遺其  
初種德崇報有開必先以似以續殆將見之公其以余言  
爲徵也



沈香石記

唐虞之時曷有玩其耳目哉余讀貢書至青州則有怪石者焉今文登諸島洲往往掇拾珍怪置几席間物易得而可喜則雖聖人是誠有所不廢矣浙東括蒼山松化爲石其文理眞如松或曰踰千年迺爾人爲至靈其化之不可測也爲聖焉爲神焉受成而不變者木與石至積之歲月則貫射於日星磅礴於霜露光怪駭愕充然黝然爲珀爲玉有不可悉名者矣嘉穀爲莠穡夫憂之鷹之爲鳩橘之爲枳其遷之若是則亦有美惡存於其中焉京城田舜舉爲太醫院屬治其燕居明絜靚幽得一石望之如水沈穆結宛轉巖岬刻削薦以文石過者咸以爲海南土產也似

是而非其爲怪石也奚以疑故變至於道君子之所勉子盍慎諸

樂善堂記

雲間繇魏晉以降多文人磅礴秀絜故其言辭幽麗瑰雅喻物形狀無畱道常驚動海宇是其人誠精於言者也或曰其地介海挾江波濤魚龍善噴薄變化人居其中者成似之宋世文儒益光顯冠帶相望數十年來習始變舟楫極蠻島奇貨善物往往充上國力事生產廣田侈居擬於王侯而仕者亦爭願食於其土夫事久則變變則迭爲乘除因其見聞上之人寧有不遏其萌芽定其準式者與惟烏溪趙質夫之居於鄉也惻惻以無營恂恂里閭足不踐



公府汰其侈華日安於平素其鄉人之不善者避之嘗曰積豪以希富富不能永也積書以教子吾其盡心焉勸之仕不能動苟利於人者誠求之泉石以爲腴德充以完嗒然忘世其樂道肥遯焉者歟未幾其子庭芝登進士第人始有言曰是殆將復其初矣昔故多文物不幸爲大家以財雄是其地氣厚積之使然也趙君不屑意焉於是以儒名抑進之則必以文顯文與行相須以成余嘗上庭芝之文於殿廷繇是以求之揆源沂流苟不止則其學益粹聲聞之遠無疑矣庭芝詣門曰嚴君以樂善名堂願有記退而詢諸其往來遂以行事爲之記質夫名宗文大父以積善聞于鄉樂善之義祖是

亦樂齋記

永嘉陳子敬客京師居城南東隅車輪馬蹄之聲奔激若雷雹大雨泥淖入數尺賈區豕圈參錯啾唧土俗雜南北不可辨入子敬門槐陰植幢蓋寒苔斑菊側布疎密清泉滿洗白雲在戶坐者不欲去去者復再至君蒼髯抵掌一榻爲席顧余而言曰此亦樂齋也高王父宣撫公受薦史太師太師若高外大父舊家遺德泯然罹變更漆園吏之意爲我終始而言之夸者以愧感者以喟不幾於道乎桷幼聞長老言君里宅雄甲勝據重樓疏軒旁薄倒景飛鳥怖而海雲伏也君方少年挾策以自劬漠然其中若不能一朝處稍壯入太學喜名而益奇蒹葭芙蓉之蕭爽招提



屠蘇之空絕境寂意冷疾筆落紙自得於杳靄千頃之外  
望者知非綺紈世子弟而視窶人子復不相似何其盛也  
今一廢不得復廢復坐刻畫居京師十年無知己力慷慨  
引助視重垢積戾頑然持牒爭洗濯不三宿告去君意氣  
當復摧抑闕茸而怡然以理勝豈榮觀之旨託焉以自逃  
者與屢空晏如榮辱不足以累豆羹見色情恍于內也使  
向時沈溺自恣卒遇不遂意宜朝夕弗給又安得爲十年  
計天乎其成之者至矣噫使果止是耶則亦無以自樂夫  
強之而不復必異德以處太夫人春秋高不能自明寧勿  
歸也少貶以求樂於是乎有在陳子勉乎哉慎交而寡言  
正車于塗其終能有以直矣

卷第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

元 袁 桷 撰

記

邵庵記

雍虞伯生界其居之偏爲庵廬焉溫青之隙則怡怡然飽  
食以歌宴休于中其廬溫密樸質具粹且澁中而虛之若  
壁而環若鑑而明樞圓而扉方闔闢以動止其溫燥也裊  
以舒其清焉其淒厲也隩以休其和焉左顧右矚神止氣  
寂晝握其動夜根其靜不丐飾于外據萬物之會將以極  
其榮觀者焉廬不廣尋丈旁設易圖圖除其卦五十有六  
澄而視之首擊而尾應迎而存之風至而水涌審聲遺形



益原其情忽然控浮游以上征則搏制控伏囿于其內而不能以自恣或曰非輕世遠舉者不得以專是伯生曰維昔邵先遭時明康玩芳以嬉不激不隨順其隆汙儒者之準也吾將尊其廬曰邵庵何如桷曰可乎哉言無郵乎夫敦厚而靈明者君之先也峻簡而絜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以張莫窮其鄉黽黽然聲音笑貌之學詎昔之志也勉之哉茲廬之制易而不卑簡而不倚其取諸物非鑠我者也由質以成禮無踰矣迺觴以祝之介其休明日烟烟熅熅維道之門惘惘款款維德之本美哉廬乎足以爲永居乎袁桷記

古劍記

吳成季得劍一于故吳之區窮首以度合周尺二十有一寸下縮而圓人盡其握璣倍於臘東西半焉鐔長五寸有奇口懸三空古飾以琤具者金氣消竭玉質湛湛然望其鋒肅而不剌黝乎以溫如鑑之示明揣其章若冰之在防養其寒光泊焉不知所疑日出而觀則陸離以陳爲丹爲碧起滅於膚理風雨以休之隱隱歷歷欲泄而強抑客曰此何祥也成季曰粵古至人絕世遁逃有不得已則託劍以象五金之精竊陰據陽繇神以成非劍之能也維吾道祖以劍印授受爲漢世遺物傳信可根據劍歸宣和今得于吳吳爲故都庸詎知非昔之所寶且夫化而沈於淵物之靈也返之於山物之完也或曰以神不以形又曰以德



不以物形與物其果有變乎袁桷記

昭真山水記

廣信昭真山晉王仙居山祖閩武夷宗爲天冠巖翼行數十里左右扈挾悉至觀迺伏北俯貴溪又正北當縣居中匯泉曰寒月泉與藥池丹井通遵井南鱗瓦削列成廡有泉縣潛廡下拾級以升曰金沙益南至于昇仙臺臺石天設空明無依傳言王仙化是又南石室坐可二十席下視屋邑蟻髮旋縷凡登是山者不盡適不返故冠以逍遙焉上巘爲靈湫逍遙西多故賢居三山品列徐紹宗隱益下北麓陸文安公書堂奠焉循西有吳緬石潛谷巖小隱巖皆以處士著吳緬石形成五嶽復曰五面迤東爲峰二曰

老人石人東屈而下得名六學堂以虛名仙足月巖以形名鬼谷以真隱名鬼谷東石壁中穴環好風出湧泉曰風洞輔東益高有石箕瓢器物成琢潭澗不測以磔潭名又東極下水鉤盤巖壁削立旌陽許令刺蛟于是唐名曰馨香觀道士祝丹陽繪圖俾志且言其山清刻淡古多異石名木歲不識伏日泉品與惠山同自唐李商隱劉大用王荆公毛澤民而下著詠可傳信夫山南爲陽主陽賓陰鍾其所極鬱之而不化可慕可愕不一以足然神獨嗇之使沖漠者專其靜居絜絜然好游之士少紆其耳目而卒不昇何也世言名山多方外居益以昭真爲信丙午二月袁桷記



東山精舍記

自民迫於生而儒日益病清宗華門淪圯乘接闐然絕環  
珮聲束裝韞衣方偃伏卻立而甚者貿貿途路間益困苦  
不復振或以謂升降迭偶之理使然耳噫首是說者其未  
知所養與予客京師豫章周儀之之甥冷有泰復先辱其  
游問其年則宜若與昔不相接近而甚頌且文子始異之  
儀之曰不然冷爲分寧故族官簿相接所居曰東山山橫  
重屏方列若刻其尊正叔治屋一區負山爲居治堂翼然  
疏沼縈然幽林絜石奇梧秀竹之森爽以繚以屬前拱而  
導則黃龍幕阜蜿蜒效焉平臯沃畛鱗集備焉朝光夕霏  
戶牖進而几席納也正叔閉門幾三十年服居士衣設丈

席講論終日危坐清思無纖芥糠粃時爲詩詞凌厲頓伏  
索索裂金石舉觴雅歌耄稚以敘酬酢揖讓猶昔時衣冠  
家氣度而卒相避會恍然知爲非人間世也嘗聞正叔舉  
童子時意功業可拾取今迺摧落刊實益自斂避彬彬文  
質久而蓋彌章焉夫不急於外者宜有裕於後大江以西  
士風炳如於是乎則故予首書其慨然者以厲吾黨知正  
叔爲可徵四明袁桷記

采芝亭記

太行首於三危伏於河折北而尊爲恆山支巒複岡畢赴  
於燕秩秩然復纏屬以東數十里入於海上土人以其  
西來號曰西山或曰駿極于是山急而堅疑地多空寒不



可以兆域又曰是爲都城之衝自北而南太和薰然捨是  
奚所適於是工部尙書郝公景文惕然維思實震且陰迺  
相其大塋先君子之藏耐陋而善崩始遷而謀焉大德甲  
辰得卜於某山卜者曰是山之形翼容而味鳴日中而升  
戴坎以寧以華以承及旣葬明年守冢以芝告公弗信展  
于墓下登坡而望則敷者黃者煜然于山效獻以萬歸以  
示其客袁桷噫是果爲芝邪今舉世之言瑞者必首於芝  
芝不常有於世故窮夸闡珍得一二焉輒指以自瑞使誠  
瑞邪寸畛尺壘其融液變化不若是之固而甚者竭四海  
之類夫芝者聚焉以觀不亦陋乎夫土和則芝生始公之  
心懼親之不寧故擇其溫密以永其幽菌蠹而擢靈土之  
和也盈數爲萬非昔之固也不侈以求異德之負也維山  
之陽彌鞏彌剛子孫之祥也孝感而文著於瑞乎何有

梅亭記

廣信據江浙閩越之衝萬山交牙四顧羅劔戟其氣蜿蜒  
磅礴爲丹碧玉石長溪貫其中凝膏溢藍愈積愈完山水  
之秀甲諸郡故其俗多刻厲自奮矜謹節義言文學道德  
者爲儒宗治政事者爲吏師建炎初中原縉紳家多居是  
州其舊聞遺語尊守傳信歷歷可數皆數百年文獻源委  
非如野人窶子掇拾目近爲利祿地方是時人物之勝足  
以甲山水而浮屠老氏之跡實不與焉弋陽爲縣山益深  
水益清車輪馬足之聲不入于其境寒泉蒼巖百里一色



山之陽有陳隱君居焉隱君守儒以自信閉門授書朝夕  
盟饋合其孫曾嬪婦男女將百人年九十四以終有子曰  
德父教授帶湖十年法當得致仕官以鄉博士歸于家迺  
築室旁近之華山爲雲居雲居之西爲梅亭曰香月於是  
其子敏學志仲官京師俾予記之且言曰自吾大父恂恂  
之於是居也詩書以持稼穡以時門無忿色而少長以敘  
吾不知其化之及於里也自吾父觀之今七十餘矣誦聲  
滿戶而樽罍在牖氣完而色康其行舒舒其語徐徐視吾  
祖之孫曾亦相邇也噫榮何以過是袁桷曰天地之理齋  
者豐之始周流于六虛其暗也實明其闢也實闔昔之澹  
然而無營者德之基也養之于其身而施之于其後充以

引之吾知其孝謹於家者日益廣爵祿於朝者日益侈視  
斯亭之手植豐融婆娑連理而竝實陰陽之生物其不出  
於是明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因以勉夫志仲焉

### 西泉記

高君舜臣通敏才智之士也治其齋心之居表其顏曰西  
泉爲予言曰太行之山合于恆山隱伏聯亘北東以入于  
海肅慎朝鮮屹然表于其地者皆支絡也泉生於西歸於  
東陰陽之常性也周人有言曰肅慎燕毫吾北土也昔之  
疆理吾於是乎考則凡北紀之山水繇西徂東所繇來審  
矣爲我記之舜臣於金爲大姓官簿歷歷可紀居京師數  
世遡其泉源知其晝夜之不止必達于其里禮不忌其本



其高君之謂與子官京師踰十餘年望所謂西山者蒼拔翠峭實太行之苗裔水流無窮演迤洋溢導之爲漕渠止之爲陂塘資國用以爲民食者泉之利也其次達官貴人困之以上壟濬其冽清挹其回環蔭藉蕃廡將利其子孫以求全乎茲山之下不知其幾至於淡泊空曠之士則又挾尋幽澗淳膏匯甘使夫絕塵稅駕者止焉以嗟啜焉以畱無有窮已噫西泉之效誠博矣哉在易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其險釋矣謹其所之君子之用也高君致用以推本厥旨明矣究反復之道益驗於身將見其百折而不撓獨行而不懼非茲泉也與念其祖德繫命名之意與其兄堯臣閉門窮經沈思篤行予得與之交將竝游夫西山感夫

昔之廢興不在於險則泉之東其寧有已邪

懃庵記

慈溪黃彥實少喜豪士漫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祕惋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寓方宴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爲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沂采石上漢江西游荆襄歷觀用武關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懃庵以自傲求記於予亟請焉昔之養生者志專而若愚遺世絕俗懼其名之至也介然以逃泊然以邀聖人憂之慮其器之不固不足以任斯道也然舉世之



士樂同而惡異曲者常安直者易危則寧直焉者斯近矣  
彥實智通於事物行幾於古人視今世之戇者吾能言之  
草野游京師決臆裂皆不顧生死詣廟堂求奇中書未出  
袖而利祿萌於中非戇也鄉里稱任俠大言斷是否陰持  
短長以利己非戇也佯不絜清詆罵排觸而私有揣摩問  
之而若樸卽之而彌汙若是者又其似而靡者也彥實先  
大夫文節先生爲史館官咸淳上殿論浮屠不宜入禁掖  
度宗大怒手詔出國門未幾貳守桐江與宰相兄子爭事  
卒易他郡戇無以易此矣古之君子事至而名隨人棄我  
取自謙之道也聞彥實居山中閉門讀書益不妄交求古  
聖賢摧折困踣之本發而不可犯者養之至也予歸里聆

其言斯知之矣延祐五年夏四月越袁桷記

桂山堂記

江南地宜桂故凡廣居室者必植之以爲美觀焉釋木者  
曰桂白華叢生冬夏常青人取以自近良有以也地記言  
八公從淮南王後入山爲仙作叢桂詞與漢史所記異予  
獨愛其簡絜幽古爲文章宗師申言攀援非自息於林莽  
者讀其辭可悲也矣上饒周君 居龍虎山因其地之  
隆植桂于上築堂面之而名曰桂山徵記於予予曰今龍  
虎山爲道家統宗金碧晃曜出于縣官搜奇抉幽異夫昔  
時之荒煙古木軫相結而袂相接也周君主畫諾以極其  
榮觀則今之所命名者若不相似何也然予嘗聞古之至



人其類恂恂其言諄諄執中以權損益其未備黜紛華以從事于寂寞者非有所激也周君智周於身謙抑自持思夫山林之靜養其沖泊先事以自警古之所謂備豫而能立者近之矣周氏之先得道於希夷陳先生當熙寧時猶以喻志詩人之心也仰觀於山徐視吾手植者風雨冰雪貫四時而不改擬諸形容得無似之乎異日將游山中詠八公之辭反招寫心僕援筆未敢以老爲辭也

張尙書救荒後記

儒學提舉天台柯謙自牧爲序一通言今工部尙書張公之佐江浙也活飢民禱貪帥爲去思帥能歌詩者追美之

是可謂無負張公矣往歲柄以翰苑屬歸里里人言元帥府始治婺女有總戎官鎮慶元言慶元聯蠻國入海最近稍失控御兵費不可測乘驛入都白利害時太傅丞相坐省中盛言總戎非兼元帥不足以重鎮太傅察其言有私便後雖移鎮而卒用常調官如舊制焉大德十一年歲大饑浙東副帥命屬吏疾傳詣行省告變曰慶元接海口僅數十里羣盜據島嶼出沒將入城剽劫願速分行省軍往翦其窟穴緩則不可治行省大驚將如議張公時爲郎中丞相謂公曰計安出公以調兵非所預丞相固問則曰果有變帥府當印署白省副帥獨遣非完議也召屬吏問變奚自府有鎮守官今上變爲何地屬吏頰首不能對



遂移檄問盜今安在帥府得檄大驚咸言無是事繇是卒  
不發兵而慶元迄無它噫方副帥造謀時當饑侵窮困之  
急稍加以兵山海通竄寧能斂手以快鋒鏑一有抗拒誣  
以叛逆則凡故家大姓蔓延於囹圄之下將不可勝計人  
能知救荒之爲美績而不知吾里之人微張公之言有不  
待賑恤而皆置於死地矣敢書以補郡乘俾知夫立帥府  
本末蓋如是張公名 字士瞻衛郡人處事明遠知大體  
若是事寧勿爲記其可乎

晚香堂記

延陵吳成季父奉萬年之祝于崇真大德甲辰二月承詔  
爲祠官于衡山復命歸祠其受道之山曰龍虎龍虎於番  
爲接壤番於成季爲鄉井於是其嚴君偕七十矣迺避館  
屏騶卻入里閭舉觴再拜以祝以壽宗黨姻友旁列敘坐  
勸酬以禮進退維度聚而言曰嘻其盛哉成季曰不然繫  
昔遠祖挈國以讓晚交兵間旣壽且康至于番君墜緒以  
興維用之嗇報必以厚自吾少時聞爲是州一不承意則  
交喙爭誚而吾父子吟詠佔畢呐呐謙讓不能出諸口至  
論成敗衰盛嘗掩卷三歎以自警厲而今也二老人康強  
起居佐理內外冠帶童卯咸立左右其迨乎遠祖之意願  
築堂以奉而名曰晚香其何如眾曰唯唯未幾來京師屢  
屬予以記予以謂大夫士之養莫侈於羊豕而世之希  
年遠引者至以金石草木爲可久菊水之壽效極於胡廣



昔之議廣猶若糞土則名與年較不相竝今成季榮於其身顯於其親惓惓然企本支之盛吾見吳氏子孫孝謹遜于里門秀敏有列于朝而耆耄老人方遊遨嬉戲擊鮮養醲若古之所謂偕老而終隱者其不在茲也傳記言王公大人晚歲託言神仙多以遠禍成季游乎方外之畛憂世嫉邪嘗不自置異時承渥流問則司馬子微之對殆猶糠粃而名以晚香者非獨爲吳氏美是特有待於成季也四明袁桷記

玉冠記

大德乙巳歲二月甲申皇帝受釐于玉德迺命尙服出玉冠以賜元教真人張公其製爲山形空其梁述溫栗精潤

隆殺悉等莫有究其攸始袁桷見之曰此紹興宴居所服韜髮冠也舊聞長老言思陵爲清暑樓聚金石奇刻飛湍清樾森鬱蕭爽伏日退朝衣白縠羽衣冠小玉冠閱定書蹟其殆是與維古弁冕雜飾以玉至晉宋間君臣上下崇習元理清逸修簡始爲玉冠今世所傳元帝像及晉賢圖軸與此無毫髮異則紹興所冠猶古帝王遺物按道家書言神君始建飛天玉冠其製與遠游爵弁微近疑有差等含元秉陽舒精吐光繫冠維則欽承是天寵進道之篤其不在茲乎夫王者陽中之陰也首者體形之上神精明之主也陽非陰不能以成合而凝之出入于斯易之門也方今張公以清淨理贊益熙洽縝密而不露孚尹而不泄遠



而望之誠理勝矣庸述其始以示于後袁桷謹記

孝思亭記

三山吳明之築亭於陽岡大父之墓側名之曰孝思按昔之言禮者則曰魂歸于所居將致其一焉墓有祭有亭爲非古矣善乎延陵季子之言曰魂氣無不之也夫專于祠宇不意若是拘也物精神著其氣發揚者出于丘壟是則必首於墓將奚以疑古之聖人懼其瀆且數也嚴爲之防速貧速朽夫豈非夫子之語祭墓爲尸是墓有祭矣祭而不屋失祭之禮矣繇宋宰輔侈其墓田不復拘甲令層樓巍閣空青金碧巋然于坡陁之阜過者必式其防遏森翊誠以爲千百年無慮也乾坤合運頽垣廢址上牛羊而履

荆棘欲求子孫不可得而明之方慎其繚圍構亭以綏其體魄是則過於盛者必有衰吳君之志追遠以求旨微意淡鬱勃之興將自茲始大舜五十而慕昔以爲難能也邇而推之揆其微旨亦難能也禮抱孫不抱子耐于王父幽明之通瞭然而莫遺明之審之而克行之桷也故國之公孫其思于祖父也罔敢替因繹其旨爲之記

福源精舍記

建炎初秉義李君以勇略捍衛鄉社倜儻急義植德流行諸孫以詩學接武科目恂恂退讓望知爲秉義家子弟衣冠浸微獨溧水府君之子登仕君寄隱塵市厖眉幅巾治生產益有理年逾七十適卒子請告歸里其子印傳以事



狀踵門求記其精舍俾永遠嘉熙間溧水君卒于縣治登  
仕甫八歲祖母朱氏奉其喪以歸將葬于上元之祖塋朱  
母泣然曰孤兒奚依少不利必墮其先祀相于慈溪東嶺  
楊輿之山下告以吉結爲四塋昭穆以敘而以其殤女附  
于旁近登仕長有室曰茹氏朱母卽世旣葬茹氏曰吾姑  
以橐中喪成是山夫君獲有成立新婦不淑紹先繼志弗  
展擴則奚以緝前人光亦斥奩資廣山壟建祠屋精舍以  
奉其舅姑茹氏沒于至元之十九年登仕君沒于至大之  
四年大德六年印傳與其妻胡氏同入山拜墓顧瞻周迴  
燕圮日廣胡氏曰再世尊章有成妾獨不能少效萬一聞  
佛氏有大報恩而用其法名爲福源精舍命僧以居遂一

以浮屠所需者咸備具復買田若干命僧某首主俾其弟  
子相次以繼其所度僧非李氏不得入子愕而有言曰吾  
里卿相什百各以功德院爲請有以其田園與子孫共分  
析求利益穹樓矗塔阜松柏蔽翳綿數十里時運更易  
各降在皂隸孤童負囊偃偃不能以入每恨其祖父作是  
爲無益也予嘗過其祠宇薪草雜糅破爐凝煤而主茲所  
者憫然有曰彼昔承寵恩故幸若是其子孫何能預至于  
士夫之家庵廬相接幸其不爲有司之所隸羣聚毀撤甚  
者發其丘壟噫可勝道哉予謂三孝婦之志人莫能竝心  
純而孝專發於自然非過信以溺于異端思其創始思其  
悠久是則秉義之澤良未艾也爲浮屠者聞予之說寧不



有泚其額印傳復爲穴三一以葬生母張氏其二則夫婦  
因以預備云

### 治平寺記

治平寺主者以建寺本末謁予爲記其狀曰寺在城南門  
外渡江曰銅溢浦鄉曰鄞塘平疇鬱密松竹環植望之竦  
然其間者卽治平也寺建於後唐清泰僧曰道隆以法華  
勸民習誦持善果剏是地三十畝有奇始居之復得別業  
爲畝六十其初曰東李浦院錢忠懿王俶給符牒俾永遠  
又改爲保豐院宋英宗更元治平祀明堂始易今名法智  
大師以教乘闡東南習學皆其徒故號爲天台宗元豐間  
有性法師講法華別立機要從者雲集而田租漸廣居民

染瘴下疾師呪水飲之飲者日益眾師呪於池悉愈寺舊  
有東西池今呪水池猶甘冽可鑑師號山堂卒葬於是寺  
嘉熙三年寺燬于時上師實主是寺遂新三門法堂廊廡  
等若干迺謝去淳祐六年堯師始成殿宇居室所宜有者  
悉備咸淳八年子直良法師至曰吾不可不私淑後學戶  
屢日接簡約暢隱法華之說大備而治平名益著率由是  
陞于南湖者凡數人南湖四明之祖庭也復曰一蓀守是  
山今十有五年繫前脩是承昔之營構皆腐折傾漏不可  
支今幸完復麤備惟創建昔人缺軼靡有紀願登其事于  
石榜以爲今之爲牧守者苟度歲月堤防津梁田野之不  
治尙何能望究其本始爲世胄者日隳其先祖父名諱近



清容集卷二十一  
在數十年間有不能答未有如浮圖氏泝源推根若是之  
詳者道散於九流百家各自奮植吾儒之教末俗以空言  
爲高卒不能勝甚者去其舊籍郡縣養士之田皆漫漶不  
可考如蒸師所爲豈不有愧庸因其狀以紀亦以勵吾徒  
之爲師長者云

海會庵記

出城西門皆良田白水高下綠樹雞犬相聞翳然農家善  
於其業者也予繇京師回艤舟驛亭望之則朱甍碧瓦傑  
然爲人天居佛之道以枯槁堅忍爲能事卉衣糲食樹下  
塚間不求其豐足故從者樂然如歸二千餘年爲之說者  
以莊嚴爲善果愚者益信狂者益怖而梵宮寶刹合郡縣

山水之勝悉爲所據日增月益有不可勝言者四明海之  
東絕處爲補陀巖大士顯焉鄧之東爲育王山釋迦舍利  
塔焉遵南爲岳林爲天台皆游歷之所而補陀育王自天  
子至於王公百司乘驛奉香幣不絕於道四方之民終歲  
膜拜至於西門始求其渡海之路然而觸風濤煙霧率莫  
悉處所又舟人伺其危殆時有不利目接其事而來者益  
不止豈非其教足以傾動而爲善者有以復其良心也有  
僧曰妙壽以其建庵之始末告曰茲庵之勦專以奉補陀  
育王岳林天台之游者也初卜地於城西郡民任氏首不  
過地千步屋三楹有同志僧妙然日習宗尚善勸募傾捨  
駢集又有僧元安清持以行業振勵信者俱至善士翁文



聖翼輔之首建佛宮且割田以濟未幾宣慰楊侯梓益買田以贊相由是拓地爲畝十五屋百楹殿堂門廡迎賓習靜各有其地泛海有舟放生有池獨不設方丈懼後人之佚樂以自恣也不請寺額曰海會庵懼其奪攘以爲茲所之凌替也其狀若是願請記以求永久予曰博施濟眾昔之聖人猶以爲慊浮屠氏日丐假於外而皆足以慰其志意蓋其說汪洋浩博參之以報應而爲惡者懼吾儒之說百姓日用而不知卒之以道政齊刑者不得已之具也逃空虛絕人事釋氏本旨而其生產作業皆取於吾教若今有司興繕則民不勝怨咨海會之成相胥以勸何其易也妙壽深湛善思事爲之防曲爲之制其惓惓于後者厥慮若是雖欲勿永久其得勿永久乎

重建延福院記

子繇集賢還里居有僧永華躡屩重趼踰數千里南康來介天平恩大師求記延福院興造者其狀曰院在南康建昌州西山曰龍城唐馬大師嘗憩寂焉殿有記宋雍熙間廣陵沙門處暹所撰歲久蕪圯宋末郡始署開陽院僧紹志主之墾殖磨刮集材庀工鍾閣齋室凡僧之所居處者咸屹然以成至大德庚子主茲山三十餘年矣命其徒曰吾宜藏密以興造事付汝等咸頓首曰曷敢不承繼曰繼福迺襲院事首建三門及外門曰繼祖繼壽永翌廣賓至之所視昔居處之宜益廓且完繼祐迺曰吾新殿視瞻廣



博謂色身小大擬於形容良非吾道然徧滿充塞當有是  
事揆諸空幻則俱非實相宜改而正諸遂易舊象得舍利  
五色於佛曾背間宋咸平僧道志所建或曰是若有脗合  
然者歟於是梵唄贊頌而若子若孫皆勇猛赴事謁於事  
佛之徒增飾金紺象設尊重瓶鉢精絜烜然如人天居復  
增其田若干紹志終于大德七年壽七十五葬寺東之陽  
今守其遺言祖子孫相繼如初孫七人曰永岫永岵永昕  
永華宗松宗槐宗權讀狀畢迺問華曰志師能植立若是  
宜有本始華拱手曰昔圓悟大師得法弟子曰眞牧大師  
賢賢度其徒幾千人志其派緒也予嘗聞釋氏服勤壞形  
實本持攝至於廣居榮觀將以懼伏庸駭除其侈心非專

以是爲能事生而不居死而不餘故其道益固傳有言曰  
又何加焉曰教之能仁之教書遍中國爲禪學者不立文  
字而其徒復守師說文字益繁今而曰教之於二者將焉  
取乎哉他年曳杖游匡廬西游龍城問聰明道理其必有  
以告我則予之記興建亦得以永久也

資教寺修三門記

吾里法智大師以至行約言闡揚天台大行于浙東西謂  
城南延慶爲祖庭故四明旁邑近郊雖丈室尋地多博辯  
秀出之徒過於他郡西山資教其一也西山在郡西四十  
里周顯德元年號廣德院宋治平改曰資教負山面湖有  
菱荷鳧鷗舟楫亭橋之勝凡郡人之游于湖者必至是寺



湖潭爲田游者不復至而寺漸頽圯紹定中月公首授徒  
是山後謝事上竺願復領之世言上竺第一院西山號最  
卑繇月公再居而寺益重故講說者爭趨之延祐 年道  
師逢原以郡選主之其徒亦曰彼學專靜選不可易也子  
舟過先墓必望所謂資教者焉空巖傾欹樹木翦落將不  
堪其居比還里則昔之頽然以興重簷翬飛表表出林杪  
道師曰吾首新三門餘以次繕治不田以食廢其教將有  
愧集徒講肄則庶幾希前人光三門紀修願以囑焉考諸  
禮經制有五門雉門居中故曰三門秦漢損益不遵於周  
連門爲三唯王宮得用官署降殺非雉門之制久矣釋老  
宮室擬於乘輿雖儀制有令不得禁天台以明靜爲宗弊

衣惡食脫氛垢厭榮觀汲汲以土木爲急崇信興敬將於  
是乎取夫像設之教首于西方其能傾動禍福必召募焉  
以集事師謝不可寺久廢得人焉以興則吾徒之爲校官  
者竊食自嬉安得無愧焉

八以燕吉祥寺重建記

主吉祥寺崇柏師以其興造本末爲狀一通俾予爲記其  
狀曰初寺在翁洲南香柏巖唐有僧慧超相攸築居峻絜  
厲行居民傾信寺遂以成漢乾祐中賜額曰崇福至宋咸  
平有真大師善持呪能愈閭巷疾病號真大悲崇奉益廣  
邑中尉曰丁漸以柏巖峻絕困登陟易於廣平環以九峰  
繚以清溪審勢辨方各當其職宋治平始賜今額曰吉祥



紹興中給事中黃龜年以讜論忤時宰避禍絕人事僑居  
絕島獨與方外交每至寺中時有宏智覺禪師主天童宣  
密挾妙師表叢林其大弟子輝主是山傾動島嶼黃公敬  
之施所藏辟支佛牙爲閣以度而寺益增重遂爲海上寺  
居甲乙人稱之爲小天童繇輝師始也皇慶二年火一師  
始作法堂會遷它所不果終至是柏居之首建大殿三門  
次以藏室僧堂凡僧居之所宜營繕者畢具泰定三年告  
成俗姓虞氏其父酉發嘗爲海運官有兄曰庭桂曰庭芝  
慨然曰吾不可不相吾弟三世佛像吾與弟共成之今夫  
浮屠氏宮室率爲禍福說以誘民陰奪其財民日以耗有  
國者憂之若師所成就不丐假於外竭其贏餘以復舊觀

怡愉相資將瘁躬以究築凌陰廣腴田以爲後人補緝費  
志專念遠是果能興其教者也余誌釋氏建置每有感於  
學校若是則又重有所感也師居淨慈嗣法於慧禪師屏  
外持攝慧之學益有光矣勉之哉

妙果寺記

廬山東林寺以遠法師爲祖庭其教行乎海寓閱年滋多  
厖勿雜糅壞宮夷址將絕其遺教寺僧普度慨然興復率  
弟子十人芟屨草服詣京師上書演爲萬言又集歷代經  
社緣起作蓮宗寶鑑十卷仁宗在東宮閱其書盡初帙問  
曰得無欲布施乎合指謝不敢又問曰得無欲補僧職乎  
復謝無是想惟蓮教墜絕願殿下振復時武宗皇帝在御



近臣以其事奏卽以詔旨慰撫如律令至大四年始播告中外而度俾職其教爲優曇主師丹陽人在縣爲竹林山妙果寺率徒喻俗將大廣其居以稱聖天子崇重之意予嘗謂象無形儀域無遠邇遠公之言曰思專想寂三昧之本彼所謂邦國之殊異相好之莊嚴蓋將絕其邪惑一淡泊而無所逢大雄氏設喻警蒙攝持示境境由心發境滅返真清淨安樂包括宇宙是知道者又安有四履之分別哉度師傅習教乘示於眾者頽焉以導其師日禪師久居東林後主天童嘗率善士脩遠公法來於江西者踵不絕度師與其教是果能有傳也記寺興造摭其綱要以明初志云

石夫人廟記

州東北隅有山昂然以尊秀特瑰異望之若貞女獨立凜乎莫能犯水旱祈祭輒應土人因其形似而名之曰夫人山唐咸通八年主簿李成矩記其廟貞固之封見於祠部嘉定十七年加昭德順應咸淳六年加福祐皇元合一郡縣大脩祀典茲山必預焉泰定三年州判官張思訥承命致祭肅瞻廟庭棟壓瓴圮心駭目瞪折旋冥思喟然有言其何以稱上命遂謀於州尹曰蘇君同知焦君鄴州判官塔海復語其僚俎毅許禮割資以佐工役而凡隸於祠下者胥勸相事是歲廟成乞記於桷原夫宓妃靜波神女行雲此騷人墨客之寄興也二孤望夫至今游覽者羞言



之若夫天姥雲母穹窿磊落淫言鄙語不能以入是則茲山之靈功在水旱餘奚以議傳曰山澤通氣記禮者曰地秉陰竅于山川炳靈赫奕民社是依崧高之詩實有考焉遂作迎享送神詞曰

磅礴兮上征滄兮積兮縞繒膠木蠹兮翠旌恍綏顧兮揚靈抱貞固兮合窈冥奇功教兮集鏤脞兮稜稜駿兮烝烝帝祀兮永承其一來兮弗趾去兮莫視有穰兮億秭祓不祥兮盪癘密石兮牲繫俛精思兮帝制百神擁兮森衛苾芬歆兮歲歲其二

信州自鳴山加封記

至元十四年元教大宗師張留孫扈從世祖皇帝于兩京

言信州自鳴山神有靈狀敢詣闕下敕禮官崇顯之是歲皇帝命侍臣李眾劉子中降香實銀奩旂以金錦顯其神三十一年成宗皇帝有詔遣使致祭嶽瀆在昔登載者如式崇奉大德三年三十八代天師張平錢塘潮言神以雲雨昭著自鳴山事見郡乘宋元符始有廟號繇宣和迄咸淳制書凡十五下乞如今皇帝詔令於是符于州考證無異辭至大三年元教嗣師崇文宏道真人吳全節乃言曰吾徒食茲山有年矣闔闢摩盪繫陰陽是資變以行神神繇以興今天子禋奉祠祭吾教益昌自鳴於龍虎封畛相入捨是其何言遂復請于朝得加封爲明仁廣孝翊化真君桷待罪翰林十有五年矣嗣師曰龍虎紀述吾不



以累子茲山胙蠻紹定之際先正肅公嘗紀之矣子誠不  
得辭桷嘗聞之地秉陰山川竅焉通而後能鳴石之徵也  
聲生於空因山以著昧其初而以爲神者其諸異乎石之  
鳴也風霆流形神始出焉神非妄也茲道之妙老氏深知  
之矣子何敢語延祐三年四月會稽袁桷記

隱仙記

宋開慶初伯父賓州我先考郡公將除大父尙書公喪相  
與議曰崇親報本唯躬行是先焄蒿悽愴鬱然而莫能見  
者將導達之則屈伸之義足以考聞諸老氏有黃籙齋善  
攝度彼果能濟則吾父將超然于物表非崇泥以求福也  
齋旣成以尙書公所遺祠部牒度道士三人王君德華在

是選二人皆亾化不復紀獨王君服道士服幾七十年往  
來袁氏門且五世貴燄侈盛嘗親見之至枯泊頽爾則過  
門風雨不少阻且曰吾寧負袁門哉其於宜所學者曰章  
奏符籙雨暘疾疫親究而遠扣方外士來質衣以請百誑  
不倦以其勤且無悔故有所成就今年八十有八而請者  
益勤迺語子曰今卜藏于城西隅名之曰隱仙仙也者返  
眞之義也魂升魄歸死生之大義也而釋仙者謂爲不死  
古果有是若吾徒者寧能企是哉桷今年六十有一矣考  
其入道先於吾生死者若蜉蝣生者若稊稗推一門之盛  
衰足以驗一郡之興廢而桷也以譎薄之技獲官清朝今  
仕焉而止願與王君考游歷之舊指其歸藏則曰委順觀



化寧有恒於心懼後人不能以紹志俾預書平昔之出處且以勵于後今主焚修于元妙聰明不衰壽益未艾家世定海縣自號曰蓬山志不忌初也泰定三年四月甲午見一居士袁桷記

通元觀賈道士記

通元觀道士賈志福年八十三化于其居有徒曰王道漢者言曰吾師以不言爲宗其學澄寂寡約不爲翕翕詭幻楮衣草屨寒暑自得有問其道者不以對機藏籥啟指喻微密若口授而耳屬也始爲汝南民弱冠得法於棲雲王真人王曰知者不言子游四方能果不言以自全乎後游南陽遇軍帥脅以語不對復辱以箠榎師正色畫地作無

語二字軍帥竦愧謝以白金將築室奉之會得間走京兆復遇其師曰汝志已完忍辱易忍寵難其居京師以觀子之有成於是迄歸於京師會有數薦于先朝者復卽遁去然居通元而號清靜散人實洞明祁公之所強也又曰師少時嘗得奇疾夢一老人授以七桃食之寤而愈其徵家爲道士者凡七人有弟曰德常亦守其學今居大名之嶽祠韜靜完絜與吾師無異願有述以廣其道迺爲之詞曰繫摩兜鞬厥機孔艱維柱下學知者不言納息于踵養神于淵匪曰不言其道已完道豈文傳文實累智虛辭借浮一跌千里竊陰據陽詭立名字夸者逐魂固者死技睠此嗒然奧密是造不懈其躬不喪其寶心焉死灰頭若蓬葆



藏明委順是曰至道翩翩二難孰去孰存厥徒允從匪私  
其溫恍焉松聲彼聽莫聞勵爾後人永矢勿諼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元 袁 桷 撰

序

易三圖序

上饒謝先生遜於建安番陽吳生蟾往受易焉後出其圖  
曰建安之學爲彭翁彭翁之傳爲武夷君而莫知所授或  
曰託以隱祕故謂之武夷君焉復曰吾易神也易何爲而  
神也神者易之始也易不可以強名也不名則亾易願敘  
其旨袁桷曰夫亾易者非聖人之本旨也神以合聖人之  
易斯得矣然則曷爲神無端而莫可見也惟無端焉故無  
體焉存而明之而數以生焉數生矣而始有變變立矣而



會以理理者其一也理不能以盡易因數以立者理也用  
變以逆者非理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始晁以道紀傳  
易統緒截立疆理俾後無以僞至荊州袁溉道絜始受於  
薛翁而易復傳袁迺以授永嘉薛季宣士龍始薛授袁時  
嘗言洛遺學多在蜀漢間故士大夫間是說者爭陰購之  
後有二張曰行成精象數曰續通於元最後朱文公屬其  
友蔡季通如荊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或言洛書之傳  
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訖不著圖藏其孫抗祕不  
復出臨邛魏了翁氏嘗疑之欲經緯而卒不可得季通家  
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始謝先生名字  
今不著其終也世能道之

### 易集傳序

觀象畫卦庖犧之本旨也因言意而廣象焉三聖人之本  
旨也王弼後出附小象以言理儒先莫能病若繫辭傳說  
卦等篇弼莫能措辭審是則弼幾一偏矣十翼之作有彖  
焉有象焉專於理而作彖象傳焉者夫子之志也然則文  
王周公之彖象其悉皆理與曰非也卦本於象八卦首之  
定名以爲象則井鼎小過是也言意以爲象伏羲言而人  
不能知之文王周公始申言之文王之言見於彖周公之  
言見於爻是則不俟子言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象象傳果  
唯言意焉則變占乎何取曰有變焉有占焉伏羲畫不變  
於九六則變見之占則文王於彖附言之象未始分文王



始離之變之疾者莫先於蠱憂世之淡也若分象則師晉  
小畜之類是也爻變於占因筮以見者也其卽見者漸小  
畜訟之類是也彖爻合四者而言之夫子不一言之何與  
曰傷哉夫子之志也事莫尙乎辭辭非理不能以定人事  
吉凶繇妄而咎以興先之以變占是易殆卜筮之書矣器  
繇動成動斯靜矣取靜觀動將於是乎則斯其爲象也大  
矣夫子於說卦焉始彙之彙以窮其變占則變占者筮之  
始也故其首章先於著二章次於卦先天之說七言之懼  
溺於占也後天之說一言之人事之本也而終之以象焉  
維昔康節邵先生作方圓環中圖合於天人皆本說卦充  
類以至知夫聰明特達之士不在於諄告也若繫辭傳設

卦之方窮神之妙其詳於爻者毫釐不能以易積數以成  
變易以動肇於方寸散於六合幽眇廣大取而莫窮應而  
若遺因卦以測善算喻者不能窮也舉世舍是矛盾互持  
雖百世莫能以解吾故曰非繫辭傳不能以知易是說也  
邵子之說非僕之說也稱不佞讀易二十年歲月逾邁所  
見益懼紇石烈君希元篤志嗜古於易精思以求搜摭疑  
義私嘗歎然莫能以對卒能先予以成書不鑿以求通不  
拘以強附會其粹精足以垂世故以予昔之所告冠於篇  
首俾知夫同焉以異者將以革夫株守偏弊之失則予之  
所著其果有同乎其無同乎

新安程子見四書圖訓序



象數可以圖言名意不得以圖言以圖言之其亦有所本乎昔者聖人觀象著圖因圖爲書範圍發揮由書而始通則夫圖之祕非書不能以盡是書之明於圖者也後聖繼述遵文演圖器度物象之微剛柔善惡之應若天旋之默運于樞紐其不可以繪畫得之者猶因名以立義此圖之輔於書而不可廢焉者也二者之用各有先後合而言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自正心誠意之說興茫無畔岸朱子憂之遂以其可據依者爲之主而體用知行之說實切於學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勦取其近似端坐塗飾而根柢源委悉不復攷禮主於敬理主於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糜爛而不可救矣新安程子見取論孟中庸大

學之書切於吾身者析而爲圖以輔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爲學之敘非字義之可盡條分目舉必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足以盡夫斯道之要其勤且備可謂能矣昔真文忠公作讀書記仁義性命之說各以類從先正肅公作書止之曰使若書成學者將得以自肆今是書具在視今之言理者與古賢無異論其所學則又甚於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有以拯諸

輔漢卿先生語孟註序

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具在也自漢傳註之學興蔓辭衍說浸淫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乎空元二



者之弊遂淪於偏滯學者昧昧無所依憑焉踰千有餘載  
矣至宋春陵碩儒開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粲於簡冊良謂  
大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派別之統  
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不躐等而進若律之有均衡之有  
權不得以錙銖差也既又懼其疑之未釋復爲問答以曲  
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行於天下而後之  
師慕者類天台釋氏之教文旁行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  
首不足以窺其藩籬卒至於聖人之經旨莫之有解日從  
事于口耳孩提之童齊襟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  
也柄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  
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

之至於輔公則直彰其義衍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  
不別爲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爲  
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蘄合而有合矣二公所爲是誠  
有益於後世而今世補文公之遺書夸多務博雜然前陳  
莫知揀擇余獨病之合黃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益得  
以遠輔公書其子季章舊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從孫  
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  
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于家塾俾序其事子獨連言於  
黃公者將使夫後人知二公爲文公親授黃公之澤已斬  
輔氏爲未墜是可哀也已是可嘉也已願勉哉正學之興  
其必在是也



郭好德論語義序

唐儒作五經正義疏必先之以衍義而始明其傳註其先之者何懼汨於經也釋之以義疏焉者有訓詁焉有制度焉至於名物象器疆理飛走潛動之辨不博不足以盡約之以衍義非背於傳經之說也理唯約足以見漢稽古三萬言後世嗤之至朱文公承濂洛之正傳始爲語孟精義久之憊然曰宜尊所聞今所傳集註具訓中外下逮荒陬絕島家有而人誦文奧義古至於不揣者斷章譏駁識者哂之京兆郭君好德秉彝父授徒于其鄉塾懼世之不達於辭者習譏駁之病撮其精微合於簡易將使夫初學者若遁塗以進遇險以休使少室焉必由是而達在易之蹇

曰險而能止知矣哉蹇斯通矣抑嘗聞文公之教於其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別爲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秉彝是書殆淡得文公之意近世東南諸儒旁行側注鄰於釋教之學濫觴而不可禁予得讀是書淡有合夫訓蒙之說孔賈遺旨能以遠紹其不在茲書也歟

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

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嗣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爲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於絕熄宋節子朱子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呂大圭氏



其最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幾於贅是千餘年而始著者  
也書別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  
氏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  
也詩本於大小敘諸家詩已廢毛公說尊獨蘇轍氏始刪  
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  
禮守鄭元氏正義皆旁正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宋諸  
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識獨見雖  
逾千百世亘萬古而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論爲是哉  
曩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敘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刊誤  
焉詩去其敘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  
以傳授者也審爲門弟子世固未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

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  
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漢文巧闢而爲陸學者不勝其謗  
屹然墨守是猶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何益也淳祐  
中番陽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  
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間黃  
公榦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爲別錄黃旣死夸多  
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  
盾大行於南北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爲朱陸會同舉  
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刪繁薈  
精余於龔君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年則固有異論故  
歷舉興廢之說若是噫龔君之書有俟夫後若余言亦殆



將得以同傳也至治二年八月辛未袁桷序

五經約說序

古之學者三十而五經立方其時以力田致養爲先本春出于野冬始入邑其勤懇懇然日不能給暇日入學歲率不滿十旬焉噫何其敏且成如是之易也蓋先王盛時鄉遂溝洫之制明冠昏賓蜡之禮具絃歌俎豆鐘鼓弓矢之事周旋品節皆身親而日化則所謂通其義者道德性命之理也簡牘日繁專門經師夸宏務奇漢世儒者白首莫一微言旣絕掇拾枝蔓而媮意惰業率自涯而返良有以也夫子之翼易二戴之傳古禮解經之準的也訓詁別立爲小學析文以言字因字以生義究其大較邈不相入然

則士何自知經旨哉唐孔賈氏尊漢儒宗知其迂陋猶旁諱曲覆如臨師保不敢有犯獨啖趙出口指摘無所避至劉原父氏歐陽氏始慷慨直論未幾言經者銖分毫別疆畫同異亦駸駸乎漢儒矣夫一道德而同風俗作者之事也復古而不至焉者儒者之責也六藝之道莫急於禮樂樂書廢已久而儀禮迄不得立學官遺音舊器莫可尋辨登降進退揖讓之損益臨事取具跂就企及卒泥夫近古吾獨謂學古之士猶足以語夫此也廬陵宋元翁爲童子時能明經明經舉廢已久獨元翁興起其事弱冠復約爲大義先王墜典炳然其專美矣夫天人之奧昔人之所罕言而昔之耳聞目見接熟素履今皆棄置不講元翁氣清



德茂養泉糞木必以源本約而同之與道俱會後之學者將由是則焉敢誦所聞而美之

鄧淳翁春秋集傳序

因衰貶而傳春秋焉聖人之餘意也悉貶而遺其衰焉非聖人之本旨也粵自周室既遷史列於諸侯典策之藏世莫得見而其紀載之法號稱近古故凡是非善惡之實天災時變之著直書而不隱逮于戰國執簡侍史者猶守而未墜然而攻劫凌據之侈相尋而莫之顧實由夫外史之職不行于邦國其史之存於國者又將日幸淪棄而無所傳證故益得以逞其驕而恣其所行若是者二百餘年矣聖人始出然後因其史之本文而修明之別爲之書以信

于後善乎孟子之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是則春秋其果爲褒貶哉三家之傳事與義例輻輳殺紊刻者若法吏博者若辯士上下二千餘載各執所嗜介不相竝而玩獵蒐擇髣其音聲益遺其形傳愈疏而經益湮矣夫因義例以明聖人之意懼義與例不得而盡廣其記聞不燭於理則事益無以自附春秋之道幽而明無傳而著論至於是良有以也自唐以來合三傳者始各以其長自見然而求於外者必謹於內純明粹精非自外至焉者耳先王之典禮舊章具於傳記悉心以推之闇而日彰墜而復完則禮者又春秋之標準也邵武鄧淳翁慨不行於今特立己任纂而爲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嘗謂審



乎人情酌乎事變非春秋其誰準感而通天下之故則易  
之用其與是相竝始於春秋而終於易者邵子之學也淳  
翁學首於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王先生困學紀聞序

世之爲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  
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爲害也大矣是故先儒  
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  
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  
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麤得失之要非  
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  
脩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

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  
其意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尙書王先生出知濂洛  
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  
手面牆背迭滔滔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爲困學紀聞二  
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  
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  
紬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肅政司副使馬速忽公僉  
事孫公楫濟川分治慶元振起儒學始命入梓桐游公門  
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其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今  
也二公謂桐知先生事爲詳俾首爲序庸書作書之本旨  
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澹寧居士



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具官袁桷序

大易通義序

郡侯郭文卿示易通義一帙曰此真定侯先生所述也先生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曰吾明於心刊華食實莫首於理理以載道原易以求則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旁通曲會參以已說而名之曰通義讀其書浩乎其詳也簡乎其著也因理以測象若遺焉而不敢廢也桷學易蓋亦有年矣原夫八卦旣列象斯立焉故卦有理者焉有象者焉理有以言爲象象有以理爲用理與象不得而偏也聖人懼其言之雜也諸卦之彖專言夫理而取身取物悉見於

爻辭矣又懼夫設卦之理彖不足以盡也復繫之以上下傳而其象位之明著悉見於說卦至矣盡矣後之儒先言理者過於浮略象廣喻而泥象者微言隻字咸取以爲象角立交病三聖之旨泯然莫知所歸自朱文公發變象之說學者始知所宗君思淡而識幽據會提要蓋將爲程子之忠臣倣文公以入夫邵子之室非潛心尊聞者不能也今年逾九十康色未艾先生名克中字正卿郭侯俾敘其書將入于梓不讓而爲之序焉

老子講義序

昔之善言老子者謂其同者合於易其不同於孔子者皆矯世之弊此論千萬年不能以易也新安程泰之作易老



通言余意淡得其旨讀之茫然不能以昭合語簡則理得  
大羹元酒夫豈旨於味乎老子之五千言不得已而爲言  
也道爲乾坤之體德爲咸恆之用釋其辭旨觀妙觀微見  
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者也眾妙之門易之門也功成弗  
居治蠱之道也使民無知無欲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挫銳  
解紛洗心藏密之旨也多言數窮吉人之辭寡也谷神不  
死生生之謂易也後其身外其身以前民用之道也水善  
利萬物坎之行有尙也持盈揣銳君子有終也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無思無爲也埏埴爲器戶牖爲室十三卦制器  
之義也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民咸用之謂之神也爲  
腹不爲目觀我朵頤之凶也寄於天下託於天下知進退

存亾而不失其正者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神  
無方而易無體也善爲士之章出入以度無有師保如臨  
父母之謂也觀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也皆謂我自然不事  
王侯高尙其事也若夫十八十九二十章矯世之言也其  
中有物其中有精坎離之體未濟既濟之用也不自伐故  
有功謙之義也有不信焉亦矯言也跛者不立鼎折足不  
勝其任也有物混成易有太極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之義也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益道也知白守黑窮神知化之義也去甚去奢去泰致恭  
以存其位也將軍居左師左次无咎也道之在天下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義也自知者明顏子之不遠復也自



勝者強君子之自強不息也終不爲大虛以受人也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極淡而研幾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柔  
弱勝剛強坤至柔而動剛也利器不可以示人君子藏器  
於身也守萬物將自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上德不德  
章矯言也謂得一者貞夫一者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蔡氏曰兩儀之先其易無體兩儀之後其易有體有無之  
義於斯見之明道進道揆蹟索隱鈎深致遠之謂也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石林葉氏曰易之數見於大  
傳者乾坤之策也物亦非萬之所能盡該微見其緒曰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氏言數曰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周言數曰一與言爲二二

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老氏所謂三生萬物者  
猶易之言當萬物之數而不盡其說也莊周所謂巧歷所  
不能算者猶易之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不窮其變  
也至漢言律歷者於是始於易數之外起黃鍾之一而三  
積之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以爲五行之數備已  
而又爲三統之說以五行相錯由三微三著積之始於太  
極而終於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  
元以爲天下之能事畢無爲老子之旨義與生而不有同  
旨既同則無思無爲之義同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諸卦  
之上九類之清靜爲天下正憧憧往來之反說也知足常  
足繫于苞桑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稱名也小取類也大



清容集卷三十一  
三  
之義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兼損益而言也懲忿窒慾損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也聖人皆孩之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也善攝生老子之本旨致一之義近之矣道生德畜乾坤之用也生而不有變化云爲也塞其兌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慎言語塞兌之本也閉其門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謂也介然有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于石之義也善建者不拔確乎其不可拔也脩身至天下中庸之論也精之至和之至男女構精化生之道也元同不見是而無悶也以奇用兵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也禍兮福之所倚碩果不食也福兮禍之所伏鞶帶之三褫也治人事天莫若嗇卑而不可踰貳簋可用享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安土

敦乎仁愛之道也非其鬼不神睽之羣疑凶也大國取小國小國取大國湯文王是也謙之上六得之矣道者萬物之奧廣大悉備也何棄之有容民畜眾也坐進此道藉用白茅无咎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履霜堅冰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喻積小以高大也下二章亦同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禁民爲非曰義則智去矣江海爲百谷王天水違行而由一以生也下者水之道需而蹇蹇則通矣下濟而光明之義得矣曰慈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曰儉損之道也曰不敢爲天下先巽以行權也善爲士夫子於益或擊之立心勿恆凶之爻詳言之矣用兵有言仁者無敵也吾言甚



易知易知則有親也知不知勝口說也民不畏威不威不懲滅趾滅耳之交得之矣勇於敢則殺天道虧盈而益謙也民之饑節以制度則不傷財不害民矣人之生章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天之道其猶張弓日往月來之義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坎之內交堅強者也故險之時用大矣哉受國之垢國君含垢也明夷之義於斯見之常與善人積善之家有餘慶也小國寡民章通其變使民不倦也利而不害乾不言所利保合大和乃利于貞矣爲而不爭爭地爭城老子之親見也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夫豈有爭哉予固嘗以易釋其旨而未有成也同里呂君與之故儒家閱世益深游於方外以其著老子一編見示甚似夫

予之所見其文詳順而實援據以精築室於海島孤絕之地黜聰窒明以養其泰和且又將窮極山川之幽勝以求正於有道誠可謂老而能學者也故輯舊說列于前凡我同志知予之不妄許可者有在也泰定二年七月清容居士袁桷序

高一清醫書十事序

班固氏輯劉氏七略爲藝文志其序醫經方藥終以神仙十家殿之尋宗揆本厥旨淡祕近世習老氏者則以爲薄清淨務名實若班氏去取未足爲吾學輕重其不習老氏者因其先後遂以爲尊吾聖人莫若班氏緣聲附響淡切明著之道二者皆所未喻也醫經方藥具訓于先古其不



清容集卷二十一  
五  
得已而爲之意世莫之曉惟空林隱竇刻意繕性之士必  
極其本致而後能知之故其察五行乘剋之理七情摩盪  
之原兢兢惴惴使夫身不至於已病而餘功後效積精以  
適神者斯近夫神仙之說矣班氏澹存其義而隱其說故  
世之方士皆荒忽詭幻復別爲一家以自侈靡而所謂非  
聖不言者則有戾五福之彛訓仁者靜壽之義於道何取  
焉予嘗謂有經天下之志必有經天下之事胼胝之勞在  
陳之厄其飢寒困苦雖九死不得以自悔視夫彈冠結綬  
爭奪得喪談性命之空而忌事理之實者則有間矣故每  
信而不敢自異居里時獨高君彭一清慕方外學嘗以爲  
醫經爲性命之本若冶金鍊石諸祕詭事皆不取殫極年

歲悉取上古漢晉諸經方以及唐宋所續出經分緯別定  
其精良刪其繁雜別爲十事謂必由此足以通夫仙道而  
其意與班氏適相脗合高氏衣冠爲四明望自獻簡公問  
掌成均定學制當秦氏廢錮正士卽致事以春秋禮學教  
授鄉里內翰公文虎禮部公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  
至大宗伯衡孫爲端平正士脩儀偉貌年八十餘手抄見  
聞及方技諸書亶亶道舊不輟一清爲諸孫得於宗伯爲  
多淵懿之淡簡聞小誦非所可擬疑駁乎與學仙之道  
通故今自號爲通仙子云然子幼聞諸老言葛天民曾景  
建以神仙說游公卿清言玉雪苦意冰蘖見者憐而欲成  
之後卒不就最後里人王丹池復以是說游亦不就十事



之成於吾徒誠有賴未知通仙之本旨其果能有成也朱  
文公於老氏嘗曰恐逆天理信而不泥然未始與浮屠者  
同其議悼日月之如流知元髮之易化高君其奚以辭因  
敘而致意焉

#### 四明志序

成周疆理之制審於王畿首合同姓以夾輔至於四履則  
必假異姓焉以控遏之先後疏附曲盡其制何周且詳也  
四方之志猶懼其不能以悉知也則必以外史掌之社亾  
入秦而書具在區區刀筆吏獨能收其書據要漢中夫豈  
偶然也哉世祖皇帝聖德神武混平寰宇首命祕書監儒  
臣輯大一統志沈幾遠略與昔聖人意旨昭合然而郡志

缺落其遺軼未備焉者不復以徹于上馬侯澤潤之固嘗  
爲中祕官知之矣暨守四明乃曰明舊有志今爲帥大府  
浙東七州推明爲首阨塞戶版物產地利是宜究察以待  
問清風舊德與昔之高閣巨闕屬於宅里者猶可考也謂  
稱久爲史官宜有述稱嘗聞之洙泗遺俗稽之以久遠者  
道德之澤也詫錙銖之利以害于吾民昔人之所不道空  
虛說增農日益困甚者紀其山林屋室之盛奉書詣庭若  
執符契爭莫能已是殆昔之無知者根其禍也管夷吾作  
書訓子弟良厚而內政以漁鹽爲急儒者詎之維明負山  
橫江歲厄於水旱河渠是先牧民之本推其沿革覽其山  
川知昔時得人之盛宮室戶口之無恒釋道遺文之盛衰



是皆足以增其永歎焉者矣乃爲十二考以志其事遂不敢以荒落而有辭也馬侯爲政愷悌惻隱以宜于民民以不病郡博士吳君某勤恪承令詢索州縣之所宜聞者良備因是得以成書焉

李景山鳩巢編後序

桷過永嘉張宗魯書塾皮河間李景山氏手校朱子詩傳謹視之旁行側注朱墨定竄精善心慕焉雖未熟詳知其名能詩吾意非近世詩士也近世言詩家頗輩出凌厲極致止於清麗視建安黃初諸子作已憤憤不復省鈞英掇妍刻畫眉目而形幹離脫不可支輔其凡偶拙近者率悻悻直致棄萬物之比興謂道由是顯六義之旨闕如也是

歲冬見于京師始讀其詩於雍虞德生質而不佞綺而不踰襲眾芳之英融寄于窮厓絕域之地而審其昔日之心滿意肆蓋將冲寂寥廓脫然以逃焉者也夫子之言曰詩可以怨然不怨可也怨已則責難於天誠不怨邪幽蘭之辭湘纍之賦得而廢之矣若公之詩非悲其不遇也稟焉以持者正也反而言之斯怨矣又何病焉予嘗從問雲南土風歲弄兵不止計安出公曰理則人擾則獸豈獨雲南哉退已書諸牘復識于序後若德生所論次者不復著

劉內翰文集序

至元二十四年間南康劉公爲內相宋社未亾桷髻年侍先處州府君子錢塘獲識之議論雄偉誠奇士也後有客



自京師來者必詢其詞命制作多儻况不能道踰十餘年  
獲入禁林得玉堂制草而讀之編次荒略詞臣之名十不  
存四五是則劉公之文無因而推考焉者矣至治元年冬  
十月其嗣判官君某橐其遺文相過焉俾有敘柄讀之手  
不以釋夫集腋於裘擣珍於鼎非精別者不能也尊其所  
聞足以信後諛言美說非後進之所宜爲也東平李公謙  
評公之文曰學問該洽性理精詣承旨王公構則曰深安  
雄健博碩光明廣平宋公渤亦曰氣盛辭卓溫縉宏雅嘉  
禾張公伯淳則又曰浩蕩橫逸是數公者司衡挈繩將俾  
夫後之學者翁焉以從其傳信何疑矣夫以理爲主文常  
患於不工雕鏤委心茫然而無以畔岸是則爲是者良難

矣命焉而得所遭事久則論益定觀其詩文於當世羣賢  
之言有考焉斯得矣

### 樂侍郎詩集序

故吏部侍郎河南尹樂公詩一編其季子克誠以家集散  
軼守其記憶者得若干篇將刻于梓俾有敘柄讀而作曰  
嗚呼旨哉方南北分裂兩帝所向唯眉山蘇氏學至理學  
興而詩始廢大率皆以模寫宛曲爲非道夫明於理者猶  
足以發先王之底蘊其不明理則錯冗猥俚散焉不能以  
成章而諉曰吾唯理是言詩實病焉今夫途歌巷語風見  
之矣至於二雅公卿大夫之言縝而有度曲而不倨將盡  
夫萬物之藻麗以極其形容贊美之盛若是者非夸且誣



也五經言理莫詳於易其辭淡且密闡幽顯微不敢以直  
易言之考於經皆然也宋之亾也詩不勝其弊金之亾一  
時儒先猶秉舊聞於感慨窮困之際不改其度出語若一  
故中統至元間皆昔時之緒餘一一能有以自見若吏部  
公則親受承安貞祐之傳故其詩清切俊邁足以振數百  
年之遠響俾置諸中州之所編次其何能以辨公諱舉字  
用之號藏齋與父運副皆金進士家世源委所從來有據  
傳以永久孰曰不宜

曹邦衡教授詩文序

大江以南地爲荆揚郡不過百十其言語風俗起居飲食  
之異邈不相近世方理文治而士大夫言詞章高下復人

人殊數十年來文益媮體益弊乘高駕淫滑稽恣睢恍乎  
其不可詰絜而至於道者不懼則僨邇源而論之蓋方承  
平時師表日增士以其類至尊其所傳過於自守而樂凡  
近者尤矜矜然祕重不妄與一道德而同風俗先王之教  
誠不若是也余嘗會文於同志反復力議而卒以自病廬  
山曹邦衡客京師三年矣閉門弦歌絕造請之跡顧屢察  
之而卒未之與議將行始示其詩文一編蒐奇粹精炳然  
而橫陳列懸于簾擣珍于鼎聲味相屬而凌厲感悱蓋將  
合律呂之變適酸鹹之宜者也夫不自是其是必有則於  
古守其私說不能以自廣將固且隘博以求之精以思之  
日遷而歲異當於是乎益今四海一國士之不可強爲者







